

紐約的張文藝

我

在每一個大城市都有一個好朋友，他們一定對這個城市有很深厚的感情，徹底知道這地方的每一個角落，每一點一滴。在和他們的交談之中，你要盡情地吸收他們對這個城市的愛，將他們的城市，變成你的城市。

如果你很幸運的話，去紐約，和張文藝逛街，他便會把每一座大廈，甚至每一棵樹的歷史清清楚楚地講給你聽，古語中的如沐春風，便是這種感覺。

張文藝是誰？有些人會說他是張艾嘉的舅舅，而在我眼中，一直認為張文藝的姪女是張艾嘉。他們兩人的感情已經是父女關係，這一點張艾嘉為他的新書《一瓢紐約》的序中，也

是那麼說的。

那時候我在邵氏，李翰祥找張艾嘉來演賈寶玉，知識份子的艾嘉問我好不好？她自認還沒有資格，我回答說當一名演員，任何角色都要爭取，任何經驗都是可貴的，結果她把戲接了，成績正如她自己所料不如理想，但在她的演藝生涯中，也的確是一個難忘的踏腳石。而張艾嘉回贈給我的禮物，就是把張文藝介紹了給我。

張文藝的家，在紐約的百老匯大街一頭，走出去就是唐人街，再遠一點可以步行到富爾頓魚市場，紐約是一個可以走路的都市，我們兩人不停地走。

「在這裡拍了《Ghosts》。」他說，數不清的大廈，說不完電影名

稱，我感到異常地熟悉，電影中的情景，不斷地重疊。

累了，停下來喝一杯，張文藝最喜歡喝威士忌，偶爾也愛伏特加，他帶我到中央車站吧，在中央車站地下，我們一碟碟的生蠔吃個不停。我們的伏特加一杯杯乾個不停，他又說紐約人喝伏特加，照足俄國人傳統，是把整瓶酒凍在冰格中，淋上水，讓酒瓶包上一層厚冰，倒出來的酒，像糖漿一般的濃稠。

有時，我們乾脆不出門，在他客廳聽天南地北地聊天，他太太也好奇地說：「文藝的外地朋友極多，來到紐約總是四處跑，從來沒有一個像你一樣喜歡留在客廳裡的。」

張文藝的客廳，這麼多年來，集中了無數的文人騷客，包括高陽、費明傑、林懷民等等，我們共同的好友丁雄泉先生住紐約時也是他家常客，後來的內地藝術家畫家也沒有一個不去過。

記得有一天，天寒地凍，我早上散步到唐人街，買了七八隻大龍蝦和一堆大芥菜，龍蝦殼燒爆，肉刺身，頭腳和大芥菜及豆腐熬湯，是豐富的一餐。

九一之後，我便發誓不去美國，包括我心愛的紐約，因為過海關時的那種把遊客當成恐怖份子的態度，我是受不了的，也不必去受。

張文藝反而來香港來得多，每隔一

「這多半是因為我有幸（或不幸）一生都處在一個歷史的夾縫，我沒有做過任何需要穿西裝打領帶的工作。」他在書中說過。

一直在聯合國做事的他，有本聯合國護照，也被聯合國派到非洲長駐了三年，家中還擺設許多難得的部族工藝品。

張文藝帶過我去參觀聯合國，聯合國的每一個國家都在他們的館前擺一個代表性的工藝品，而中國的，是一個巨大的象牙雕刻，引起不少人的抗議。

前幾天張文藝又來香港，問他逗留多久？他說中間可能要去北京一趟，他寫的一本很另類的武俠小說《俠隱》，反響巨大，被姜文看中，買了版權要拍成電影，姜文要他去北京，聊聊劇本意見，張文藝說電影和小說是兩個不同的媒體，全權交給姜文去處理，但如果談當年的北平，他可以給一點服裝和道具上的資料。

出版《俠隱》的「世界文景」工作非常認真，《一瓢紐約》也由他們出版，現在拿在手上看，的確是我見過的一本最好的國內書，其中的照片由張文藝好友韓湘寧提供，彩色和黑白都印刷精美，內容更像走進張文藝的客廳，和他聊聊紐約，聊得三天三夜，喜歡紐約的人，必讀。



插圖 • MEILO SO

兩年，他總會來東方走走，雖然紐約是他半個世紀以上的第二故鄉，東方的情懷和友人，以及食物，是他忘不了的。每次來，我都帶他散步，香港也是個散步的都市，如果你懂得怎麼走。我們從中環走到西環，每一條街每一棟建築也都有名堂，他感嘆滙豐大廈的設計，他欣賞舊中國銀行的建築。當我們乘渡輪過海時，我向他指出，前面是一個曼哈頓，你回頭時，又有一個曼哈頓。

來香港，他最喜歡的，還是澡堂

子，我帶過他去油麻地的那家，也去了寶勒巷的澡堂，師傅們用毛巾包成手刀，將身上的老泥都搓掉的滋味，不是紐約能找得到的，可惜近年來已絕跡。

說回張文藝的樣子，他這幾年來身材保持不變，永遠是那高高瘦瘦，從前還戴一個過時的大框眼鏡，最近才改了。

改不掉的是他那條牛仔褲，沒有一天換別的，這是他到了美國之後承襲的傳統，在他家的衣櫃中看到他的牛仔褲，至少上百條。

張文藝